

冷歌

著

下

探者时骏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探者时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者时骏 : 全二册 / 冷歌著 . — 北京 : 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 , 2017. 8

ISBN 978-7-5596-0764-5

I . ①探… II . ①冷…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9194 号

探者时骏 : 全二册

作 者 : 冷 歌

责任编辑 : 徐 鹏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 630 千字 700mm×980mm 1/16 印张 : 40.5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0764-5

定价 : 68.00 元 (全二册)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蓄谋

001

血色舞台

035

双重奏

060

桶中藏尸

097

罪茧

131

死亡没有如果

150

槲寄生

184

哀溺

216

附骨之疽

252

黑白战

288

案号

325

赐予你的谋杀

354

纹下的罪恶

395

心魔

440

久远的仇恨

481

终声

547

案号

“你确定这回不是骗我去相亲？”坐在副驾驶席上，时骏不厌其烦地问着正在开车的霍刚。

霍刚一脚刹车狠狠踩下去，愠怒地盯着时骏。饶是他这般的好脾气也被问得心烦，他指着时骏挺翘的鼻尖：“时骏，你已经白痴到记不住我的话了？这件事你问了我十一遍！十一遍！你再敢多问一句马上给我滚蛋！”

“那麻烦你停车，我要下去，谢谢。”

霍刚咬牙切齿，却拿时骏毫无办法。今晚是局长点名要时骏赴宴，这人浑不吝的劲儿一上来好像谁在骗他！他霍刚是骗人的那种人吗？肯定不是啊。但要真把时骏放走了也不行，局长那边没法交差。他只好苦口婆心地劝说：“你只要记住一点：这个世界上谁都会拉着你去相亲，唯独我不会！”

“理由？”

霍刚被他搞得实在无奈，只好说：“今晚是为各界人士举办的酒会，局长早就想见见你，这不是就抓着机会叫我带你去玩玩，也能多认识一些人。”

时骏窝在座位里不屑地冷哼一声，嘀咕着：“与其跟那些秃顶老头儿喝酒还不如跟你窝在家里看电影呢。话说，你真不是骗我去相亲？”

“给我滚下去！”

20分钟后，霍刚把车停好带着时骏走进酒店。二十三楼的电梯刚刚打开，引来外面一群人的关注。霍刚今天打扮得格外精神，一身浅色西装搭配精心修剪的发型，神采奕奕。他抓着时骏的手臂，低声警告他老实点别闹出什么笑话来，这

让时骏更加不爽！黑着脸被霍刚扯到了宴会大厅门口的接待处服务台。

这时候，老王从登记台后面的小侧门里跑了出来，看样子已经等了很久。老王也穿了正装，手里拿着两份邀请函，急急忙忙赶过来。一瞧时骏，不免苦了脸，说：“你怎么没穿西装？”

霍刚叹息一声：“我把这事忘了。”言罢，偷偷白了时骏一眼：“让你闹，闹得我把正事都忘了。”

时骏拍打着老王的肩，开了几句玩笑，正装不正装的也就无所谓了。几个人在服务台存了外衣，领取了号码牌，走过用郁金香搭建起来的拱形花门，再走个三五米，右手边便是酒红色的两扇大门。有服务生把门推开，扑面而来的是璀璨灯光、香气缭绕，一派奢华与炫目。

时骏一见这架势就想跑，老王和霍刚左右一夹，想跑？没门儿！可怜兮兮的时骏就这样被夹进了会场大厅。霍刚见到熟人正对他招手，就把时骏托付给了老王，叮嘱：“这人要是跑了，你明天也不用去上班了。”随后，洋溢着温暖的笑容跟人去聊天了。

老王跟时骏面面相觑，最后开口道：“走吧，去吃点东西，我估摸着你饿了。”

两个人走过大厅中央，时骏很自然地被最吸引人眼球的表演舞台勾去了注意力。那上面有乐队，还有一名非常漂亮的女歌手正在演唱爵士乐风格的英文歌曲，舞台下围了很多，其中一位肥胖的矮个子中年妇女还跟着节奏摇摆，那舞姿，看着真折磨人。时骏直在心里叫嚷：霍刚快回来，让老子洗洗眼睛！

走过不少扎堆的人群，总算到了食物台前。时骏紧紧地盯着厨师手里即将完成的美食——鹅肝！从原材料被抬进来那会儿，他的眼睛就没离开过那里。他以前跟霍刚来过一次，这里的鹅肝好吃到爆！不预约都没位子。这一回机会难得，所以时骏就站在一边等。眼看着厨师把成品放在大盘子里，他手里的刀叉快如闪电，唰唰唰！三分之一的鹅肝都到了他的盘子里。厨师哭笑不得地说：“先生，您别急，还有呢。要不，您点一样，我给您做。”

时骏的嘴里塞了食物，看上去平添了几分可爱，他的眼睛扫过食材盆里的田螺。厨师会意，给他单做一份田螺。赶巧，老王看到霍刚和他们局长正在四下瞧瞧，就招招手大喊了一声：“霍队，我们在这儿呢。”招呼完了，老王收了手，无

意间看到自己手背上多了点东西。红色的液体，还有些温热。

吧嗒，吧嗒……又从老王头顶上掉下来几滴。

走过来的霍刚和还在大吃特吃的时骏也看见了，三个人同时抬头。时骏眼疾手快，一把抱住老王闪到一边，喊着：“躲开！”随着时骏这一声叫嚷，从头顶上掉下来一个人——死人。

下一秒，整个大厅都炸开了锅。惊叫声、吵嚷声一时间几乎要掀开大厅的屋顶。老王还趴在地上，看到尸体的时候嘴里的鹅肝掉了。再抬起头，神情严肃地对霍、时二人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告诉他俩，掉下来的这位已经死了。时骏反应极快，转身朝着外面跑的时候跟霍刚不约而同地叫嚷：“马上封锁现场！”

还趴在地上的老王抹了把嘴起身，嘀咕着：“要不要这么默契啊。”

在时骏赶往会场天棚的这几秒钟内，霍刚已经安排人手将尸体周围圈隔开来。同时，霍刚的局长跑到舞台上，一把抢过女歌手的麦克风，对宴会厅里所有的人说：“大家不要惊慌，不要走出宴会大厅，尽量站在原地不要动，男士请照顾好您身边的女士。警方马上安排人手处理现场，请大家配合我们的工作。”

尽管霍刚和老王的行动很迅速，还是有很多人因为惊慌而冲出了大门，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好在酒店保安及时赶到，帮忙劝住了这些冲出来的嘉宾，又将他们请回宴会大厅，老王这才松了口气。再回头找霍刚，这人已经在检查尸体了。

死者为男性，穿着正式西装，霍刚认为他应该是宴会的来宾。死者的年纪在45岁到50岁之间，身高170公分，体重在65公斤到70公斤之间。尸体以正面朝上的姿态从高空掉落。尸体表面并无搏斗痕迹，嘴唇上有一处伤口。霍刚皱着眉，觉得这处伤口并不像是被咬的，也不像被利器割伤的。霍刚暂时放下这点疑问继续观察尸体，可以确定致命伤在颈动脉上，一刀割喉。死者的双手上都有染血。霍刚在触摸尸体的时候就看了时间，是22:30。尸体尚有温度，也就是说死者被杀后不足五分钟就掉下来了，或者说刚刚断气就掉下来了。霍刚又仔细翻找了死者衣服、裤子的口袋，在里面找到一张身份证。死者名为“佟南”，今年45岁，宏景市人。

霍刚站起身，眉头紧蹙：“老王……”

“怎么了？”老王听不到霍刚的下文，不禁纳闷。

霍刚好像恍惚了一下，只是板着脸说：“跟我上天棚。”

走出宴会厅的大门，霍刚扭头看了一眼入口处。从电梯出来，就是负责收邀请函、存放衣服、发号码牌的服务台。通过了服务台再走过用郁金香搭建的拱形花门，才能沿着走廊进入宴会厅。服务台位于宴会厅的左边，从宴会大厅出来之后，朝右拐是一条没有房间的通道。通道尽头是通往天棚的楼梯间。楼梯间内没有下楼的楼梯，只有上天棚的楼梯。也就是说，如果时骏没能在天棚上堵住凶手，那么，凶手只能利用他们所走的这条通道离开案发现场。

霍刚再次跟老王确认：“刚才没有人冲出去吗？”

“没有。都被我跟保安拦住了，几个保安守在电梯口，不让进出。”

“有没有可能从楼梯间跑出去？”

“没有可能。”老王肯定地说，“我刚才问过保安，这层楼的楼梯间很远，要从服务台后面的侧门进去，走到东区才能到。那时候，服务台里站着四个人，没人从他们身后跑过。”

确定了情况，两人爬上了天棚。天棚的入口处有些狭窄，霍刚一百八十公分的身高需要弯着腰才能避免撞到头部，放眼看去，里面的空间逐渐变得宽敞。这时候，不知道时骏在哪里喊着：“霍刚，过来。”

霍刚闻声一路摸过去，越往里走，空间越大。等找到时骏，也就是说到了尸体掉下去的位置时，他们已经能够站直腰，四下打量。

尸体下落的位置举架足有两米，非常宽敞。脚下是用钢筋、加厚木板搭建起来的隔断路。这样的隔断路一共有三条，每条之间横着七八根铁杆，铁杆上绑着彩灯。此时，时骏站在距离水泥墙面最近的隔断路尽头，指着脚下，说：“尸体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这里还有血迹。”

两人急忙走过去，隔断路虽然长，但是不足半米宽，为了安全，时骏伸手拉住霍刚让他蹲下去仔细观察血迹。血迹并不多，血迹边缘不规则，除了几滴面积比较大的，旁边还有些散落的小血点。

霍刚说：“从血迹分布和形状以及死者双手有血的情况来看，凶手是在死者背后勒住他，割开颈动脉和气管。死者马上用自己的手捂住脖子，血才没有呈喷射

状。然后……”

“然后凶手把尸体慢慢放下。”时骏跟着分析，“尸体面朝下搭在这条木板上。由于死者体重过重，尸体慢慢滑下去，落到地面上，这就导致尸体变成了仰躺状态。”

“这里面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霍刚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遮住了犀利的目光，“如果说凶手是慢慢把死者放下的，那么血迹就不应该这么少，这里的血迹太少了，不合理。你们想，血从伤口流出，掉到下面再落在老王的手背上，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和发展速度，按照常规分析，留在第一案发现场的血迹应该已经有很多才对。”

时骏稍稍把身子探到隔断路外面，指着一层摞着一层的装饰彩布：“血都被布吸收了。”

果然，彩布上浸红了一大块地方。时骏是第一个发现这个细节的人，但是在给霍刚指明之后却疑惑起来。只见他沉默着，望着吸了血的彩布出神。他承认案发现场的条件很特殊，如果凶手使用绳子等工具把尸体绑在木板上，那个过程中，因为有这些装饰彩布做掩护，就算下面的人抬起头来看，也不会发现这里有什么问题。

不，或许在我们发现尸体之前，血会先渗透装饰布滴落到下面的会场里，可是凶手为什么没有固定住尸体？

霍刚抬眼看了看靠在墙上发呆的时骏，问道：“你没发现可疑人？”

闻言，时骏恍惚了一下，仿佛是在硬生生地将自己从思绪中拉出来。他特别不厚道地嘿嘿一笑：“你也觉得我应该遇到凶手。”

不是疑问句，也不是反问句，倒像是肯定句！霍刚笑而不语，似乎并不打算陪着他玩文字游戏。时骏落得一个无趣，只好实打实地交代自己的猜测：“虽然掉下来的时候已经死亡，但尸体还有余温，从死者被杀到我们发现尸体，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通往天棚的路并不好走，况且还要下楼梯。如果我的脚程够快，应该会在走廊中遇到凶手，幸运的话还可能会在楼梯间门口与他狭路相逢。”

“但事实是：你没遇到。你最近懈怠了很多啊，动作没以前快了。”霍刚不痛不痒地调侃他。不等他多毛，马上转移话题：“找到什么东西没有？比方说凶器。”

“凶器没找到，倒是找到一张号码牌。”时骏耸耸肩，把号码牌递过去。

号码牌上面印着“44”的字样。时骏说这个号码牌就在血迹旁边，应该是死者的。霍刚心想这个号码牌得验证过指纹才能最终确定。

“你发没发现，这里的号码牌是能够在它被人从柜门上拿下的瞬间自动生成电子记录的？”时骏问。

霍刚眼睛一亮：“这倒是省了不少麻烦。”言罢，转头告诉老王：“你下去找局长安排人手搜查凶器，要快。”

时骏越想越觉得这事麻烦，他懒洋洋地蹲在霍刚面前，露出一副乖巧的模样，试问：“亲爱的，你看今天这事我能撤吗？”

霍刚还他一个特别“官方”的微笑：“赶紧干活儿，破了案我请你喝酒。”

就知道是这样。有时候啊，自由什么的就是天边那一片浮云……

两人回到宴会厅正准备继续研究尸体。忽听有个男人在后面叫嚷：“阿刚？是你吗？”

阿刚？谁叫得这么亲热？时骏好奇，跟霍刚一起回头。只见一个年纪在30岁上下的男子正兴奋地走过来，霍刚脑门儿一热，愣是没想起这人是谁。男人却异常兴奋地握住了他的手：“真的是你。没想到，咱们还能再见面。”

时骏的眼睛立刻眯成一条线，观察着霍刚的反应。霍刚说：“你是谁？”

男人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你不记得我了？我是吴双林，住在T市。”说着，竟扯开领带，解开了扣子，露出锁骨来。锁骨上有一道伤疤。这一回，霍刚想起来了，心也跟着紧张起来。

真是倒霉，怎么就遇到他了？！

世界也太小了！眼前这位是霍刚早几年前一时头脑发热惹下的祸事。那时候他还是个小警员，一次出任务的过程中把吴双林当成了嫌犯，霍刚手脚也是快了点，结果弄伤了吴双林，给人家留下一道永不磨灭的伤疤。为这事，霍刚挨了处分。可谁没有年轻气盛的时候？霍刚也不是圣人，也犯过错误。为了这件事，他没少责备自己。本以为自己跑了几年的苏格兰场又在外地落户，这事也就随着时间彻底淡去了，真是万万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上了这位爷。要不怎么说，世界真的很小呢。

瞧着突然冒出来认亲的吴先生，时骏的眼睛里满是狐疑，他大力地拍了几下霍刚的后背，笑道：“你还真是朋友遍天下，你们聊。”

“时骏！”霍刚慢了一步，没抓住人。再想追，吴双林已经挡住了他的去路。霍刚照旧露出“官方”的笑脸：“我也没想到这么巧，我现在有工作没工夫闲聊，你自便。”言罢转身就走，半刻不敢耽误。

霍刚三步并作两步追上时骏，拉住他：“你跑什么？”

“因为那小子我认识。”

“你认识？”霍刚有些诧异。他看吴双林的态度似乎并不认识时骏。时骏呵呵一笑，笑里满是不屑，他说：“那吴双林不是什么好饼。还记得三个月前我去T市办理的委托案吗？你那块饼是嫌疑人。”

“那块饼不是我的！”霍刚有些头疼了，“说说，怎么回事？看他那样儿好像不记得你。”

时骏只是摆摆手，示意他吴双林的事跟今晚的案子无关。

既然每一块号码牌都能在电脑里找到发放时间，那么想要知道死者是谁就容易多了。只要掌握了这个时间，后面的侦办工作也算有了个起点。在时骏和霍刚走向服务台的时候，警方已经来了不少人勘查现场，维持秩序。他们把嘉宾召集到一起，又将服务员等工作人员召集到另一个地方，双管齐下，事半功倍。

时骏和霍刚找到服务台的一名工作人员——一个女孩，询问属于死者的44号号码牌是几点发放出去的。女孩子不敢怠慢，认真地在电脑里查询，很快就查到：“是今天21:40。”

时骏瞄了一眼女孩身后那一排排的储物柜，说：“把44号柜子打开。”

44号柜子里有一件羽绒服和一双黑色手套，羽绒服的口袋里空空如也。两人面面相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时骏看着手里的44号号码牌，眼底渐渐暗下来。他忽然抬起头来问女孩：“号码牌是按照顺序发放的吗？”

“不是的。”女孩说，“我们摸到哪个就是哪个。”

“什么乱七八糟的，说明白点！”时骏没好气地抱怨。

忽见时骏这么严肃，女孩子紧张了，不敢回答。霍刚颇觉无奈，身边这人一不留神露出本性，吓到人家女孩子了，他赶紧帮忙打圆场。两人常年配合磨出了

默契，时骏问话，霍刚补充。女孩跟霍刚说：“储物柜是按照从上至下、从左至右的顺序排列号码的。我们帮客人存衣服随手打开哪个就是哪个，不会按照顺序。”

“是不是只有拿着邀请函才能换取号码牌？”时骏问道。

“不一定。其实也没有死规定的。”女孩子缓过最初的紧张感，可以跟时骏流利对话了，“其实呢，嘉宾很多，我们只有两个人在服务台做事。特别忙的时候也不是非要确认对方手里的邀请函。”

“那号码牌是根据什么标准发的？”

“衣服啊。”女孩子回身指着身后一排整整齐齐的存衣柜，“只有把衣服存在我们这里，我们才会发放号码牌。”

基本上没有收获，可时骏和霍刚却来了劲头儿。霍刚分析：死者领取了44号牌子在21:40通过郁金香拱门，能够进入大厅的路只有这一条，这条走廊也是唯一通向天棚的路，在宴会厅里有一条通道可以直通服务台里面的小侧门，但是只能出不能进，从案发22:30到警方的人维持现场秩序，其间，没人从小侧门出来。也就是说：凶手必须从服务台拿走号码牌，才能通过郁金香拱形花门，然后进入走廊。凶手未必会进入宴会大厅，但是必须走到走廊尽头进入楼梯间，那样才能爬上天棚。换句话说，凶手也是来参加宴会的嘉宾。问题是，发现尸体之后，警方和酒店保安守住了唯一的出口，并没有放走任何一位嘉宾。那么，现在就只剩下两种可能：一，凶手还在宴会大厅里；二，凶手在封闭出口之前就离开了。

听过霍刚的推论，时骏咂咂舌，说：“咱俩上天棚的时候我计算过，凶手可以在十分钟内完成整个杀人行为，我说的‘整个’包括凶手逃离酒店的时间。那么凶手离开现场的时间就是22:20。”

霍刚沉思了一会儿，摇摇头：“按照你这个算法，那凶手早就跑了，咱们还查什么？”

时骏咧嘴一笑，笑得神秘兮兮。他转过头问刚刚那个女孩：“22:20之后有没有人交了号码牌离开？”女孩子不敢怠慢，认真查询电脑记录之后，肯定地摇摇头。

时骏又问：“22:20之前最后一块号码牌是什么时间交上来的？”

“是22:01。”

时骏对霍刚挤眉弄眼，似在说：这个时间跟死亡时间对不上，不会是凶手。

22:20 之后也没人出来。霍刚无奈地笑了笑，时骏总能让人从压力中解脱出来，尽管他的方法实在不靠谱儿。

时骏大半个身子都靠在服务台上，笑道：“凶手不可能不拿走外衣就跑路，因为只要事后咱们一一核对号码牌和衣服，凶手马上现形。所以我才说凶手还在宴会大厅。”

闻言，霍刚不乐意了，心想：咱俩之间还摆什么迷魂阵？

“时骏，这事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有人在一群警察眼皮子底下杀了人，我们要是不在限定时间内解决，从局长到我，都没好果子吃。”

“好吧。”时骏耸耸肩，一副没干劲儿的样子，“其实这案子真没什么技术含量。死者 21:40 进入宴会大厅，只要排查一遍嘉宾和服务人员，马上就可以锁定嫌疑人。”

霍刚正要提醒他别把这案子想得太简单，忽见老王从走廊跑过来，喊着：“霍队，你们快过来，有新情况。”

三个人急忙回到大厅。老王说：“我们进行了各方面排查。没人认识死者佟南。不仅如此，我们还找到了佟南的邀请函，经过酒店方面确认，他的邀请函是假的。”

时骏拍打着自己的额头，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霍刚却没有感到意外，他笑道：“现在你还觉得这案子好查吗？”

时骏白了霍刚一眼，转头再去看老王找来的两名服务生。这两名服务生都是门童，一名守在宴会大厅里，另一名守在郁金香拱形花门旁边。两人一起做证，死者压根儿没进过大厅。其中一个说：“就那人穿的衣服要是打我眼前过，我肯定一眼就看见了。”

这个理由不足以采信。但是对方坚持，他告诉时骏等人，在 21:40 左右进来的人不多，也就两三个，如果其中有死者他肯定会记得。这么一说，老王也有点拿不准了，就问霍刚和时骏：“你们觉得可信度有多大？”

时骏没吭声，看着另外一个门童。门童跟着说：“我看到那个人走过花门，在大厅门口停都没停，直接往里面走的。”

“后面没跟着什么人？”时骏问道。

“记不清了。”门童说，“因为那个人的衣着很、很抢眼，所以我对他有印象。”

其他男嘉宾的衣服颜色都挺正常的，所以我没印象。真的，我就对那人印象深刻。那一身打扮，太抢眼了。”

“抢眼？”时骏不解，“哪里抢眼？很正常啊。”

老王问他：“天蓝色西装配粉红色衬衫，扎着黑色领带，下身穿着白色西裤，你不觉得抢眼吗？”

时骏眨眨眼：“怎么了？这不正常吗？”

老王和两个门童非常怜悯地看着他。时骏被看得老脸都红了，霍刚苦笑着摇摇头，这人的审美水平真是一点没长进。其实时骏也不怎么在乎这几个人对他的“怜悯”，他冷笑几声，说：“你们用不着拿这事挤对我。我还真得感谢那位被害人今晚穿了身让你们印象深刻的衣服，尽管我对这条线索厌恶至极！”

“什么意思？”霍刚忍着笑，问道。

“自个儿想去！”言罢，时骏转身出了宴会大厅。

这人还是生气了。霍刚无奈地笑着摇摇头。

时骏又回到服务台前，抓着人家小姑娘问：“21:40 到 22:00 之间，都发了哪几个号码牌？”

查询结果：在那个时间段里一共发出去五张，分别是 44 号、46 号、58 号、37 号、29 号。

时骏的表情越发严肃起来。本以为只要通过排查死者跟嘉宾或者工作人员的关系，就能锁定嫌疑人。谁知死者压根儿就没进宴会大厅，也没人认识他。虽然不排除有的人在说谎，但不管怎样，现在死者就像凭空冒出来的家伙，跟哪一条线索都不大搭边儿。简单点说，这意味着他们又要从头再来。

“霍刚。”时骏这样叫着的同时伸手去抓，一扭头才发现自己抓住的是老王的手。时骏放开老王，甩甩手，一脸的不待见。老王很无辜地告诉他霍刚被局长叫去了，有什么需要跟他说也一样。时骏一边走一边问：“你怎么看这案子？”

“我？”老王挠挠头，边想边说，“我觉得死者是有目的而来，因为他制造了假的邀请函。不过我更怀疑是有人给了他假的邀请函，把他引到天棚再杀了他。”

时骏瞥了老王一眼：“死者傻啊？屁颠颠地把自己往刀口上送？”

“他并不知道对方要杀他啊！你说说看，有哪个凶手会告诉被害人‘你快来，

我要杀了你’？这明摆着就是蓄意谋杀！”

时骏没再跟老王讨论下去，他微微蹙起眉头，闷不吭声地走进了宴会大厅。老王跟在他身边总觉得他又在藏着心思，一路追问进来，倒还真的撬开了时骏的嘴。

“我的意见跟你相反，我认为这是一起临时起意的凶杀案。不过第一点你说对了，死者是通过假邀请函进入宴会大厅的。死者除了那身不搭调的西装，还有一件羽绒服，我看过，估计市价在两百元左右，便宜得很，这说明死者的经济条件不好。今晚来的人非富即贵，谁会用这样的手段来‘招呼’一个身份差异很大的中年男人呢？这一点就不合理。还有一点，就算我们不考虑死者与凶手的身份差距，按照你的分析，死者是被人约到这里的，那么，死者为什么没有进入宴会大厅？你觉得这正常吗？OK，你先别瞪眼睛，我问你，就今晚这个条件和情况，别人约你在天棚上见面，你会不会觉得很可疑？你会去吗？”

“那要看是谁约我。”

“先别说是谁约你。你只说，你会不会纳闷，会不会犹豫？”

“那肯定会啊。”

时骏拍拍老王的肩膀：“这就是最不合理的地方。然后，你再想想尸体，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老王一愣，马上追问：“你说这是一起突发性谋杀案，你不觉得没根据吗？那凶手是谁？嘉宾？服务生？”

“怎么可能是服务生？别忘了，如果死者的目标是服务生还需要什么邀请函？邀请函是干什么的？你拿着那玩意儿才能进宴会大厅，死者的目标是嘉宾啊大哥！”

“别逗了行吗？”老王有点急了，“嘉宾都是有点身份的人，谁会傻到杀人犯罪？”

听了老王的反驳，时骏搭上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问：“知道你为什么干不了霍刚那活儿吗？你们啊，把人想得太简单。越是拥有更多的人，越是要得更多，越是害怕一穷二白。为了私人利益杀人的你又不是没见过。”

“你这是歪理。咱们就事论事，今天的嘉宾里有很多警方高层人物，凶手再傻，也不敢在警察眼皮底下杀人吧？活腻歪了，吃饱了撑的？除非……”

“除非什么？”时骏好笑地问。

还没等老王说话，时骏走了神儿，因为他看到宴会大厅里霍刚正被吴双林拉着“聊天”。时骏的神情有些漠然，从烟盒里拿出一根烟点上，吸了两口，一双眼睛盯着吴双林。吴双林感觉到时骏的目光，局促地低下头赶忙走开。时骏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与此同时，霍刚的几名下属从外面回来，快步走到霍刚面前，说：“没有。前前后后都找过，没发现凶器。刚才我们跟三组的也联系过，他们也没在酒店内找到凶器。奇怪，怎么就找不到呢？”

不知道霍刚又布置了什么任务，那几个人马上出去了，时骏这才过去，塞给霍刚一张纸，很正经地说：“排查所有嘉宾。纸上那几个号码都给我扣下，弄贵宾室去。”

霍刚没说话，算是答应下来。很快，警方的几个人开始排查，嘉宾们虽然怨声四起，但也都很规矩地排起了队，手里拿着号码牌，等着出去。

时骏彻底不干活儿了。拉了一把椅子坐在宴会大厅的角落，给一位远在外地的朋友打了个电话。电话通了，好久才有人接听。对方温和的声音传来：“时骏？”

“还没睡呢？”

心理学专家林辰显然精神十足，翻书的沙沙声伴着好听的嗓音传来。

“我在查资料。”

“老邢呢？睡了吗？”时骏莫名地有点心虚。

林辰随口说：“有个案子刚结，他还在加班。怎么了，是失眠还是有事？”

“有点事。”时骏笑道，“我这边的被害人跟你是同一个城市的，能帮我查查基本情况吗？”

“有身份证号码吗？”

“有。被害人是男的，名叫‘佟南’，今年45岁，宏景市人。等会儿我把身份证号码发你手机里。”

“等等。”林辰忽然打断他，“是不是单立人的‘佟’？”

“对。”时骏一愣，“你认识？”

“不认识，听说过。跟你是同行。”

“私家侦探？”

林辰合上手里的书，瞥了眼闹钟：“我知道怎么查。半个小时后给你答复。”